

三水文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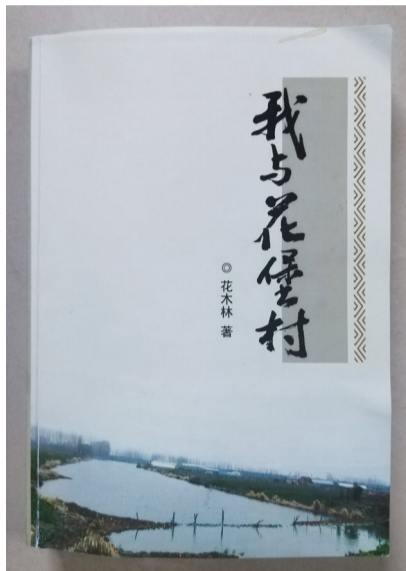
扫一扫 加关注

编辑:周逸平
编辑:吴丹丹

致敬家园守护人

——《我与花堡村》序

◆曹学林



我跟花木林此前并不认识,只是曾经在《姜堰日报》上读到一篇介绍他自费出书讲述“花堡故事”的报道,脑海中留有较深的印象。2022年春节前,区文化馆副馆长、画家张雨松给我打来电话,说桥头小学退休教师花木林写了一本书,修订后准备重新出版,想请我看看,并能否帮助写个序。我虽然有点犹豫,但最终还是答应了。我长期在文化这条线上工作,对地方文化颇有兴趣,只要是与文化有关的,我都比较乐意关注,愿做一点扶持和吆喝的事情。于是,在不几天之后,花木林就将厚厚一本书稿送到了我的手中。

春节过后,我开始阅读这部书名为《我与花堡村》的40多万字的书稿。读完全书,如在春天的田埂上走了一遭,满身心都被醉人的菜花香、泥土气浸染。最打动我的是,作者的笔端总是流淌着一股激情,飞扬在字里行间,形成满满的气场,由不得你不一篇篇看下去。原本还担心没什么可写的,现在却感到有话要说、不吐不快了。

作为一个普通的退休教师,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持之以恒地坚持数年,写成这样一部内容厚重、史料丰富、文采斐然的村庄发展史、乡村民俗志?一切源自他对脚下那片土地的热爱,源自他对传承家乡历史文化责任担当。出生于花堡村、今年67岁的花木林,在花堡土地上度过苦难的童年,很小的年纪就为生存,跟父母家人一起吃过苦、流过汗;担任村团支部书记后,为改变乡村面貌奉献过青春热血;1979年走上教师岗位,在三尺讲台上一站就是37年,为家乡学子的成长成才、为乡村教育事业奉献了一辈子的力量。退休后,他本该安享晚年,可家乡的一草一木、一花一果,家乡欢腾的田园生活、淳朴的乡风民情,都像放电影一样,经常在他的眼前浮现,那埋藏脑海深处的乡村记忆,如汹涌的浪潮不时撞击着他的心房。他

感到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和义务压在心头。他要用文字记录下那片土地带给自己童年的欢笑与眼泪,要用画笔描绘出那片土地上多姿多彩的迷人风景,要用语言讲述发生在那片土地上的改天换地、艰苦创业的动人故事,更要用自己的笔留下一段乡愁,把先辈们创造的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一代代传承下去,能够“高风永励后来人”。正如艾青诗云: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?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!”正是有着对家乡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爱和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自觉担当,花木林义无反顾,在退休后的日子里,孜孜以求,笔耕不辍,为家乡,为花堡,为读者,捧出了这部沉甸甸的作品,在当下这个浮躁的社会里,怎能不令人惊奇和赞叹!

《我与花堡村》是一部史志风情类著作。这类作品核心的要求就是一个“真”字,决不能仅凭道听途说就敷衍成篇。为求内容真实可信,既能得到村人认可,又能经得起历史检验,花木林很费了一番工夫。从2019年起,花木林走村入户,调查走访村子里的耄耋老人、长期在花堡村任职的老干部、资历深厚的老农民以及文史爱好者,倾听他们回忆往事,认真做好采访记录,不放过一点有用的信息。与此同时,他还搜寻、查阅了大量文史资料和相关书籍,并进行仔细的筛选、挖掘、整理,发现了许多十分有价值的资料,有些史料极其珍贵。全书总计120多篇,包括“开篇絮语”“童年趣事”“民俗风情”“家长里短”“村巷轶事”“农耕文化”“乡村美食”“民俗文化”“古村新貌”9个部分,涵盖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70多年间花堡村的历史变迁和发展轨迹,生动、详实地记述了花堡村深厚的历史渊源、多彩的民俗风情和朴实的乡民生产生活。从小处说,它是一个村的历史,记录的是广袤田野上一个很小很小的村庄故事,似乎微不足道,可从大处说,它就是我区、我市乃至我国广大农村的一个缩影,它讲述的是花堡故事也是姜堰故事,泰州故事,亦可说是中国故事。它从多角度较为全面地呈现出的花堡村乡土特色和地域风情,丰富了里下河民俗文化的宝库。

我很喜欢书中所写的“童年趣事”系列文章。这可以说是作者童年生活的真实记录。作者出生于自然灾害频发的年代,经历了贫困所带来的不堪回首的人生磨难。但乡村广阔的天地、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变奏,还是给予了他无限的快乐。那如陈年老酒的小时候的年味儿、那六月盛夏树上的蝉鸣、那用蜘蛛网捕捉蜻蜓的游戏、那在水码头边打水漂的战斗、那夏夜纳凉

时飞舞的萤火虫和说书人妙趣横生的神奇故事,还有小伙伴们一起堆雪人、打雪仗、炸蚕豆、推车子、拉雪橇、罩麻雀、学游泳、赛跳水等所留下的欢声笑语……无不让他刻骨铭心、难以忘怀。这样的快乐是那个年代的孩子所独有的,作为同龄人,读到这些文字,我的心灵产生巨大共鸣,情不自禁陷入对往昔岁月的回忆之中。

我也喜欢书中所写的关于“民俗文化”的内容。那建于清代末年、以木料搭建房屋整体框架、青砖砌墙、小瓦覆顶的花氏住宅,不仅为花氏家族的繁衍留下可供后人缅怀的实物见证,而且对于研究里下河地区村庄文明史、变迁史,研究明清建筑艺术和建筑风格都具有一定的价值;那村中辈分最高、年龄最长的花氏住宅后世传人花英老人讲述的花氏家族的故事,不仅让世人弄清了花氏一门的近代家族渊源,而且揭开了花氏家族一代一代接力、一代一代传承的“德行昭世、宅心仁厚”的基因密码;那“水濛汪”神龛的传说和二月半庙会的由来,不仅让这片土地充满了神奇的色彩,而且蕴含其中的丰富的民俗学价值更值得深入的研究和利用。因为有了这样的传说和民俗活动,花堡更具有了独特的魅力。

我还喜欢“古村新貌”中《特别支部会》《花堡砖瓦厂》《辉煌花堡村》《商海一只虎》《飞扬青春激情》《追梦花堡人》等篇章。58年前花堡村一次特别支部会上作出的“改变纯粮种植模式,走多种经营之路”的决策,对于花堡村发展的意义,可以说一直影响至今。正是因为花堡人有着这样敢闯、敢试的精神,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之时,花堡村的土地上才唱响起高亢激越的窑工号子,才诞生出远近闻名、虎虎生威的“商海一只虎”,才矗立起优秀的民营企业申利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,才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船舶机械制造有限公司、工艺品厂、大理石厂、不锈钢门市部,以及豆腐店、馄饨店、

面馆、浴室、肉铺、超市等数十家大大小小的企业、店铺,共同创造了花堡村新的辉煌!这些文章读之令人鼓舞,更能激励后人。

这本书还有一个特色,那就是多种文体的运用,文学的、文史的、论文的、诗词的、曲艺的,多副笔墨融为一体,除了单篇的诗词、曲艺外,不少篇章都是以诗句或顺口溜开头和结尾,增加了阅读的趣味,带来了全书形式和内容的丰富以及行文的生动活泼。比较突出的是文学化的书写,大量的篇幅基本上就是一篇篇散发泥土气息的优美散文,显示了作者较好的文学功底。这也是他几十年修炼的结果。花木林是个教师,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几十年,特别是在作文教学上,曾经参与多个课题研究,积累了较为深厚的写作底蕴。虽然这样多种文体的糅合不免有些芜杂,在一些内容上也缺少必要的取舍和剪裁,亦毋庸讳言,其诗词、曲艺要稍逊于散文和文史的写作,如能扬长避短,让全书在形式和内容上更纯粹些、精炼些,可能会更好一点。但我理解作者,他实际上是舍不得割舍,哪一块都是他身上长出的“肉”。当然这属于白璧微瑕,不会影响该书的价值和意义,不会影响读者对它的喜爱!

由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,2001年,花堡村与李堡村合并,成立新的李堡村。从行政村的角度,“花堡村”这个名字已经不复存在,但因为《我与花堡村》一书的出版,“花堡”二字不但不会消失,还会永久留存在一代代人的记忆中。作为花堡村村民,作为花氏子孙,花木林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,为花堡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这本书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汗水,饱含着一腔赤子之爱,他用这本书表达了对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地的报答与感恩。花木林的名字无疑也将会被更多的人记住。而那些从花堡走出去的人,不管身在何方,只要读到这本书,都会从中找到自己的情感寄托、心灵皈依。

花堡是花木林的家乡,也是他精神和心灵的家园。他是这个家园的守护人。面对厚厚一本《我与花堡村》,我谨以此文向花木林表达由衷的敬意,同时真诚祝贺该书的出版!

是为序。

